【菩提道上】

憶「鵝行者」

鵝行者忍著背脊傷口的痛，使盡最後力氣叫了聲「ㄜ」，沒忘記通告大家牠走了，那一聲哀嚎迴盪在晚霞山林間，久久不去……。從此牠「金鵝獨立」的英姿，遊走時昂首闊步的神態，就永遠消失在我們的眼前了。

結緣

七十六年時，香光寺傳授在家戒，有位居士手上拎了個箱子，匆忙報到後，箱子就一直被遺忘在深夜的角落裡。後來，法師們發現打開一看，竟是一隻白鵝！經詢問才知是帶來放生的。

放生儀式結束，鳥兒自由自在地飛回空中，魚兒也慶幸不已地回到水中，唯獨這隻大白鵝不知要放到何處？有人建議送給居士畜養，但有人卻表示學佛後已不再飼養家禽了，況且，如果親友知道，誰能擔保牠不會成爲桌上佳餚呢？幾番考量，最後法師們決定將鵝留下來，於是牠開始了七年多的寺院生活。

（繪圖：陸承宗）

鵝的家

師父分配給牠一間「寮房」——法爾山舍旁的空地，三面有牆，荔枝樹蔭是屋頂，一張魚網是門，儼然像個溫暖的家，牠有個飯菜盆，以及一個大澡盆，可以喝水、沖涼泡澡，每見牠洗澡時那副怡然自得的神情，就似乎在向全世界宣告：我是一隻多麼快樂的大白鵝！

行者的生活

七十七年時，擔任園頭的承法師每去巡山，就順便爲牠送飯，並教牠懺悔、念佛。承法師每念一聲佛號，

釋自訓

牠便應一聲「ㄜˊ」，此後牠三餐必定「ㄜˊ、ㄜˊ、ㄜˊ」的念佛，於是「鵝行者」的雅號就叫開了，如同僧團的一份子，來山居士也都稱牠「鵝行者」。

牠剛來不懂規矩，喜歡到大殿前庭看人、湊熱鬧，這不打緊，還四處拉屎，不過比起殿內的燕子們，牠還算是有禮貌懂得節制的。有回牠又在庭院來回拉屎，承法師拿了竹竿要趕牠，剛好悟師父迎面而來，牠就跑到師父的脚跟旁躲起來，索性與承法師玩起捉迷藏，承法師又好氣又好笑地罵牠：「你眞會認人！」有天，牠大概嚮往圍牆外的天空，竟飛了出去，依吉居士在後面喊：「你一出去準沒命！」牠就回頭了。

與牠結緣最深的就是來香光寺準備出家的行者，他們爲牠送飯、洗碗、放洗澡水、打掃寮房，比禁足關房的服務還多。

死亡前後

三月七日清晨，醒法師到法爾山舍，發現「鵝行者」四脚朝天地躺著，雙翅無力地斜落在地面，將牠的身軀翻轉過來，看到背上一大片羽毛已脫落，皮肉潰爛化濃，成群的螞蟻布滿傷口……，猜想牠可能受狗攻擊，於是急速地把牠抱到大殿後療傷。

大家知道鵝行者受傷了，都過去看牠，悟師父要牠吃東西；蔚、韜法師爲牠擦優碘、灑消炎粉；淳法師拿念佛機讓牠耳聞佛號；胤法師拿牠最愛吃的「鵝」菜，牠儘管還伸著脖子去咬，也已經無法嚥下，因喝水、吃飯都要將脖子抬高，每一動牠就出現極端痛苦的神情。下午四點，牠終於發出最後一聲告別的絕響。

從新來乍到的陌生，到成爲我們生活的一部分，鵝行者告訴我們一個「鵝留下來」的小小承諾，這背後要付出多少的時間、心力，對自己與他人所作的承諾，不也應作如是觀。

缽中明咒

釋自惇

晨光穿透森林，又是一天的開始，迦留陀夷披上袈裟，持著缽走向城去。

迦留陀夷，這位膚色黝黑、身材高大的比丘，曾經是淨飯王的重臣，隨佛出家後卻因不守律儀、經常闖禍而受佛陀的呵責，但如今一切都已成過去，痛改前非而精進修行的他，已脫胎換骨成爲聖者阿羅漢。